

少爺

在公園打完球之後天色也暗了，我們四五個人走去麥當勞，點了各自要吃的漢堡可樂之後又坐下來笑鬧聊天，和往常的日子差不多，我們這一群國中死黨畢業後依然混在一起打球、打電動、花很多時間討論同齡的女生，有的人交過女朋友了，有的人還沒，有的或許一輩子都不會交。

畢業之後的我們各自考上不同的學校，不過平常還是會一起約出來玩，就好像我們這些人的感情真的會一直像現在看起來的那麼好。以前的同學也有些人搬離了我們在此度過三年的這個學區，有幾個搬到外縣市，也有人出國，包括跟他媽媽移民到加拿大的阿弟。不過阿弟下禮拜要回來啦，柚子宣布說。

「小少爺跟我說他下禮拜要回台灣了。」

「哇，加拿大人還記得有台灣這個地方喔。」

「他都沒跟我講。」以前最愛欺負阿弟的Q毛說。

「哼，他不爽你很久了啊。」

「他回來要幹麻？回來被阿嗎？」

「那麼久沒見面了搞不好他長高很多。」

「屁啦那個死矮子，跟女人一樣。」

阿弟因為長得白白小小，看起來弱不禁風的樣子，又被取了一個綽號叫小少爺，從國一就常常被大家鬧著玩，回想起來比較過份的時候或許可以算是欺負了吧？然而大部分的情況是不論是阿弟還是鬧他的人，都認為那不過就是在玩鬧。國一下學期開始，班上男生開始流行看電視摔角，原本只是三四個人在看，但是後來變成全班十幾個男生都在看，最後，我們對摔角選手比歷史課本上的人名還要熟悉了。節目廣告時都會提醒觀眾不要模仿，但諷刺的是，對國中男生來說，光是看電視不學個兩招怎麼會過癮呢。

晚上在家裡看摔角隔天再來學校「練招」變成了我們的娛樂之一。似乎是很理所當然的，阿弟三不五時就被當作被摔的沙包，倒也不完全是因為他個性軟弱，很現實的原因是他體重太瘦了，瘦到剛好足以讓我們這些國中男生有辦法使出各種招式，包括抓住雙腿，把上半身用力甩在地上的炸彈摔。

或許這會令人覺得我們是群粗野無情的小流氓，但是在當時的現場，卻不會有誰感受任何肅殺凌虐的氣氛，尤其讓我們不會感到什麼不妥的，是阿弟自己也玩得很開心，雖然被抓住的他老是會鬼叫「放開我！」、「不要玩啦！」，但是真的不摔他了，有時候這傢伙卻又會自己跑過來說：「欸，要來玩嗎？」

「那個時候大家都欺負他。」捅爺像是在講什麼笑話。

「敢說咧，你就沒有喔？」

「哪有什麼欺負不欺負，還不就是你摔我我摔你的？」

「我還記得你有給他一記曼哈頓落下呢。」妓杯對Q毛說。Q毛是我們之中

最高力氣也最大的，打球運動什麼的都很在行。曼哈頓落下技是個很危險的摔角動作，大致上是先箭步曲起膝蓋，再讓對手雙腳張開拋起，對方垂直落下的時候胯下就會撞擊到自己的膝蓋而受到重創。雖然是很陰狠的招式，但是大家都愛看，因為每次吃這招曼哈頓落下的摔角選手都會露出極度痛苦的表情，然後抱住他的下體滿地打滾，那樣的表演真是誇張到令人好笑。

「真的很殘忍耶你。」

「這跟阿魯巴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地心引力的衝擊強很多好不好。」

「喔說的好像很懂喔？你牛頓喔？還地心引力咧。」

「哈還知道牛頓喔，你也不錯啊！」

「阿魯巴好玩多了，能阿的東西一堆。」

「我現在覺得那很無聊，超無聊的。」

「那是因為你以前也算是常被阿的吧。」

說起國中的回憶，阿魯巴自然是少不了的。或許這根本就是男生的共同記憶了吧？誇張一點的說，阿過人的，被阿過的，圍觀鼓譟的，或是偷偷在旁邊看的男生，搞不好比當過兵的男生還要多。阿魯巴就是一群人扛起一個男生，將他大腿打開去衝撞或磨蹭柱狀物，通常是樹或電線桿，偶爾也會去阿升旗桿。

「最常被阿的還是阿弟吧，又不是我。」

「要不然他為什麼叫阿弟。」

「有人沒被阿過嗎？」

「有啊，有人沒被阿過。」

「誰啊？」

雖然國二就轉走了，但是誰都忘不了他，這位我們稱為大少爺的同學。

國中開學的第一天，不論再怎麼遲鈍，沒有人沒有注意到一輛車頭鑲有女神標誌的高級轎車（後來才聽說那就是勞斯萊斯）停在校門口，司機和校警打過招呼後，就把那部華貴耀眼的轎車停在教職員專用的停車場。也不知道是什麼重要人物，教育部的官員氣派會有這麼大？大家都猜想不透，待車子停好之後，身穿筆挺西裝，戴了大盤帽的司機下了車替後座的人開門，是什麼樣的人會從那裡面出來呢？當時真是怎樣也猜想不到。

好不容易一個人從車內走出來了。這位令所有人傻眼的高貴乘客。

他沒有穿名牌西裝，腳下穿的鞋子遠遠看來也只是普通的球鞋。

最令所有人不可思議的是，他身上穿著的，是國中生的制服。

那件俗不可耐的制服和我們所有人身上穿的一模一樣。

其他人走路，坐公車，或是坐爸媽的普通小轎車來學校。

他卻坐著由一位專屬司機駕駛的外國進口高級轎車而來。

進到教室後，我隨便找了個位子坐下，緊接著我又一次驚訝地發現這位不知

什麼來頭的國中生，竟然在司機的隨侍下，和我來到了同一間教室。已經脫下了大盤帽的司機看來儼然兼有保鏢隨從的身分，他替這個同學提著背包，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他體格健壯，眼光銳利，見到這樣的人也跟著走進教室，誰都會覺得不太對勁吧。這位同學和保鏢的出現，也在班上造成了一陣小小的騷動，新入學同學們彼此都還不熟識，卻又忍不住問旁邊的人：「那個人是誰啊？」

就在大家不是偷眼看他就是竊竊私語時，我座位旁邊的一個男生（他後來被大家取了個難聽的綽號叫妓杯，不過倒是很適合他）卻不為所動，一臉無聊的樣子在發呆。他漠然的態度反而引起我興趣，於是我向他攀談：「你知不知道後面那個，有個穿西裝的人跟著的那個同學是誰啊？」

「他是 Toshiba 老闆的孫子啦。」

「脫虛……脫虛巴什麼？」

「Toshiba，就是一家日本的電器公司，有做電視什麼的，反正很有錢。」

「喔……」這麼一說我似乎也有些印象了，Toshiba，很大的日本公司。

「他的名字叫李子捷。」

「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啊？」

「我國小就和他同校啊，他超有名的，全校都知道他。」

「有錢到很有名喔？」

「聽說我小六那年校慶有一大半的錢是他媽媽出的，十幾萬塊吧，還有請歌手來唱歌，還有辦晚會，晚會結束之前還有放煙火，之前都沒有這樣辦過。畢業典禮他媽媽有上台講話，還穿了一件……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可是一看就知道很貴的衣服，反正不像一般的歐巴桑。」

「這麼誇張。」我之前區區六年的小學生活閱歷從沒見識過這樣闊綽的。

「反正他家超有錢，怕他被綁架，所以就有那個保鏢隨跟著他。」

我看了看那保鏢，發現他的視線正直直地對著我，發現我在看他們時那個保鏢揚起嘴角微笑，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是我反射地趕緊躲開了視線。

「他家在陽明山上，聽說還有私人游泳池……」

當時邊聽妓北說著這些令我很難想像的事情，一邊偷偷轉頭看那位大少爺和他的保鏢，這樣身價似乎不只千萬的大少爺，在我們這所極其普通的中學，在這間極其普通的教室，而且——就坐在我這個極其普通的人附近，現在想起來依然覺得十分不可思議。是啊，這確實是不可思議。

打完球吃完晚餐，我們就各自鳥獸散了。回家的路上我看著慘白路燈下我的影子，靠近一個路燈時漸漸被擠壓縮小，遠離那路燈時又漸漸被拉長變大。由於剛剛在麥當勞恰巧被提起的話題，我不禁又想起了國中時代的那些事和那些人，那些我的同學和我的老師們。

我的國中導師是教數學的，大約接近四十歲的女老師，她已經有個和我們同年的小孩了，不過打扮上卻很年輕，衣著在風格上不能說是貴氣，但卻有種非常

敏銳且有品味的質感。或許由於是數學老師吧？開學第一天老師自我介紹時，她說話條理分明的特質讓大家對她產生精明穩重的印象。老師把該宣佈的事情說完後，就要求同學們依照座號的順序上台做自我介紹。

「無聊，我最討厭自我介紹了。」有個人牢騷道，他頭髮捲捲的。

新同學們一一上台自我介紹，在此之前我倒是沒有好好觀察新同學，畢竟注意力都被大少爺吸引過去了。一號的怡珊同學上台有點害羞地介紹她自己，我旁邊的妓杯好像已經跟我混熟了似的，開始對台上的女生品頭論足：「沒救了，不要在那邊礙眼啦。」我覺得他嘴很賤，不過我倒也不討厭。「喔這個正。」「喔喔巨乳喔！」「她是青蛙還是蟾蜍生的？要不要去問一下？」「腿有點粗。」

「欸，十三號你覺得怎麼樣？」

「十三號？」

「嗯哼，她說她叫什麼？蔡什麼？」

「不知道。」我這樣回答。

很快地女同學們自介完，就換座號在後面的男生了。第一個上去的男生就是那個捲毛男，後來混熟了我們都叫他Q毛，是個野性男兒。接著我和妓杯一前一後分別上台，敷衍了事地自我介紹，在我們之後上台的，有看起來很怕生的小少爺阿弟，個性看似和善好相處的柚子，和臉上擺明寫了「我不是好學生」的捅爺。我很期待少爺自我介紹，不過就像是要釣人胃口似的，大少爺是最後一號，直到最後才輪到他上台。

「大家好！」他的聲音誠懇平實，不像有些同學那樣緊張，也沒有我以為有錢人會有的驕傲：「我的名字叫做李子捷，是S國小畢業的，興趣是看電影。很高興認識大家，希望未來三年我們都可以是好朋友……」他沒有提到自己大少爺的身分：「嗯……那個，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所以好像大家都有一點緊張，我自己也是，」他說到這裡不少人笑了，接著像是要徵得同意似的，他先看了看老師：「所以我想來說一個笑話，可以嗎？」

當時我倒是沒能想像到原來富家少爺會在自我介紹的時候還會加個笑話。

「很好啊，大家拍手一下！」老師拍手笑說，大家也給了他一片掌聲。

「一定不好笑。」妓杯故意打了個大大的哈欠。

「嗯。耶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這個笑話是這樣的……」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突然大喊：『彼得！彼得！快來！』彼得聽見了，立刻不顧一切地往山頂上衝。由於觀看的人很多，彼得必須推開擁擠的人群和武裝的羅馬士兵。好不容易他終於到了耶穌腳下，然後就說：『我的主呀，什麼事？』」

「於是耶穌就說……」大少爺停頓了一下。

「『彼得，從我這兒可以看見你家！』」

「哈哈哈哈哈……」連同老師在內，好幾個人大笑。

就在笑聲之後，我從少爺的表情察覺到一種似曾有的經驗，那就像是每當我撒謊時，盛怒的父母或老師終於被我騙過去的剎那間，我會露出的那種表情。

而那個時候，那樣的表情正浮現在大少爺稚氣未脫的笑臉上。

於是國中生活開始了，那些充滿考試測驗也充滿歡樂玩鬧的日子。且說少爺的保鏢司機叫 Paul，故意取個英文名字好像顯得很專業似的。不過實際上他倒不像外表看來那樣嚴肅冷酷，不但和其他學生也可以自在聊天，後來我還發現他滿愛開玩笑的，是個挺幽默的中年人。少爺上課的時候他就在校園閒晃，大多是和空堂的老師或是工友校警們聊天，也有人看過他跟訓導主任打羽毛球。通常只有在下課、午休和放學時，他才會到教室來，安靜地照護他家少爺。

對於少爺，我一直奇怪那脫虛巴不是日本公司嗎？怎麼老闆的外孫會是個台灣人？後來聽別人說，才知道少爺不是日本社長的外孫，而是台灣分公司負責人的外孫。但是即使如此，在眾人心中他家非常有錢的印象也未有半分褪色。之後我更聽說（忘了是妓杯、老師、還是李子捷自己說的）原來他是單親家庭，父母離婚後媽媽獲得監護權，從此他就跟著媽媽住。他的外公，也就是 Toshiba 台灣分公司負責人同情自己的愛女得獨立扶養小孩，因此在金錢上給予相當大的援助，這從他出入乘坐的勞斯萊斯轎車和他持有當年剛上市的照相手機看來，他的富豪外公對少爺的寵待溺愛無疑是顯而易見的。

「李子捷其實還滿謙虛的。」即便是開學一陣子了，少爺還是個話題人物。

「裝出來的啦，有錢人心裡都很驕傲，而且他知道他要是太秋會被討厭。」

「我覺得他還滿誠懇的啦，上次他在走廊撞到我有道歉耶。」

「大少爺隨口道個歉你就爽成這樣喔。」Q毛一直不喜歡少爺。

「我覺得大少爺人還不錯。」柚子說，他說話中肯。

「我也覺得。」體育課打完球後，他都會叫 Paul 去買飲料請同隊的人，恰好我和他同一隊，就這樣也免費獲得一罐寶礦力。他球技不怎麼樣，不過倒也不會是個礙手礙腳的隊友。籃球三打三的話他大概平均一場得兩分吧，但那是因為我們其他人會做球給他，只是國中生的我們不是爲了要討好少爺以得到什麼好處，純粹就是由於大少爺自然有一種氣質，一種旁人必須禮遇關照他的氣質。

開學的頭一個月大家還在試探新同學的個性或脾氣，不過各自建立了交友圈之後整間教室就吵鬧了起來，我們的導師算是開明放任，不像其他老師動不動就罵人或處罰，但是有時候吵鬧到太過頭了，她還是會出聲管教。

差不多就在開學一個多月後，阿弟也變成我們這一夥的了，不過他因爲個子矮小所以常常被嘴很壞的Q毛和妓杯取笑，他雖然偶爾會不高興，不過大部分時候倒是對別人的嘲弄欺侮不怎麼放在心上，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玩阿魯巴了，不過其實我們玩得很溫和，只不過是往柱子小力地撞去，那種力度我們認爲不至於會受傷。我也被阿過，在我生日的那天，Q毛那些損友說有禮物要送我，我還很天真地高興了一下，隨後就被那些人扛起來，抓住我手腳的人中還有阿弟，難得阿別人的他笑得多開心，被扛起來難以掙脫的我開始感到緊張，不斷大聲亂罵：「幹我不要啦快放我下來！幹！」但是就

像我阿別人的時候一樣，反對無效。沒有任何人援救我，女同學們也就像在看低級的搞笑節目一樣，一邊罵我們低級幼稚又一邊笑著在旁觀看，阿魯巴的過程像是什麼原住民的豐收祭典，充滿原始又歡樂的氣氛。接著我就像是破城槌一樣被舉起衝向一棵榕樹，只不過會破掉的恐怕只會是我的蛋蛋。

「你們這些爛人……幹！」我大叫。不過還是被阿到樹上，還被磨了幾下。被阿的我不斷鬼叫，阿人的混蛋們大聲笑鬧，他們阿夠了我才被放下來。被阿的時候是有一點點痛，但是其實也還好，放下來之後走路也很正常。這就是我們的阿魯巴。

阿弟本名不叫阿弟，但是他三不五時就被抓來阿。

所以我們又叫他阿弟，被阿的小弟弟。

也不是所有男生都被阿過，那些比較自閉的，或是成績比較好的就不會來玩阿魯巴，也許他們覺得很無聊吧？但或許他們私底下很想玩也說不定。

還有一個男生從來沒有被阿過，沒有人敢動他，那當然就是大少爺了。

然而每當我們在玩阿魯巴的時候，少爺都會興致昂然地在一邊看，甚至有時候還會加入阿人的行列，好像是想要和我們玩成一片，這沒有什麼不好，阿魯巴的世界歡迎每一個少年。但是我卻總是覺得，他一點也不適合出現在阿魯巴遊戲的畫面中。那樣嚴重的違和感，就像在那張美軍攻佔硫磺島插旗的照片中，其中一個奮力將美國國旗插入泥土中的身影卻是個日本人一樣。

「原來李子捷也會玩阿魯巴喔，真想不到。」

「男生都是這樣，低級又沒大腦。」

「他又在尖叫了，好可憐喔。」

「對啊，他真的很可憐，都被欺負。」

「妳們幹麻同情他啊……他明明也就玩得很開心。」

「被虐狂嗎？真是變態，哈哈哈哈哈……」

阿魯巴是何時何地都可以玩的遊戲，在外頭就是阿柱狀物，在教室裡的話可以阿講桌的桌角，或者也可以阿門板。如果玩膩了的話，台灣年輕男生之間博大精深的阿魯巴招式可不遜於職業摔角，包括把人倒抬起來用胯下去撞門楣的「朝天闕」，或是扛起兩個男生，開腿互阿的「雙龍會」。

有一次就在我們抓阿弟玩「朝天闕」的時候，正好少爺的保鏢 Paul 走進教室，突然間教室靜了下來，陷入一片充滿壓迫感的沉默。我們以為 Paul 會去跟老師告狀，或者會罵我們，畢竟他是大人，和我們不一樣。Paul 站定直看著我們，聊天的女生們也都閉上嘴，我們這群人把阿弟頭下腳上倒舉著，連他自己也沒想到要叫我們先把她放下來。教室呈現出一片鴉雀無聲的滑稽場面。

想不到 Paul 卻大出我們意料之外地，只是說：「阿魯巴？好懷念啊。」

瞬間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然後笑了。那彷彿是男人間某種心照不宣的事，還帶有些共同觸犯禁忌的快感，所以我們都笑了。不過隨後 Paul 還是要我們注意安全，所以那次我們也只是讓阿弟的胯下去碰了門楣一下，就放他下來了。

第一個學期過去，第二學期開始。選幹部的時候，李子捷當選了班長，他的成績不錯，如果還在台灣升學的話，現在可能在讀第一志願也說不定。當選班長的原因除了他成績好，也是因為在一個學期的相處中，他讓大家感受到他沒有架子，而且是個慷慨熱心的人。每次有什麼勞動，大部分人能閃則閃，但是他卻會去接下那些勞務，我本來一直以爲有錢小孩都是養尊處優的，不過李子捷倒是令我刮目相看，不得不承認，我對他的印象真的還滿好。

相對之下，同樣是單親家庭，經濟狀況普通的阿弟，蒼白軟弱的樣子，才可以說是嬌生慣養。如果生的夠俊美，也許還能走個什麼日系美形男的形象，不過他雖長得不差，但距離偶像還是有段差距。像這樣的男孩都會被說是「娘」，不過這樣的取笑我想越來越沒有殺傷力了，現在我每次看電視，都會搞不清楚那些男偶像藝人的「娘」和「Man」到底有什麼差別。

「欸阿弟，我們不會歧視你，不過你老實說，你是不是 GAY 啊？」

「幹！不是啦。」阿弟對於妓杯不懷好意地質問怒氣沖沖地回應。

「你不要說『幹！』，這不適合你，你應該要說『討厭。』」

「我們的思想都很開放，我們不會歧視 GAY，對不對啊？」

「是啊。」我搭腔：「是 GAY 也沒有關係。」

「我不是就不是！要我說幾次啊！？」阿弟認真起來了。

「好啦不是不是，那告訴葛格，你喜歡哪一種男生呢？」

那一次，是我唯一一次看到阿弟真的動怒了，他隨手拿起桌上鐵製的鉛筆盒，就往 Q 毛的頭上敲下去，雖然鉛筆盒很輕阿弟力氣又小，但是突然的打擊卻也讓 Q 毛痛的悶哼一聲，他隨即也抓狂了準備報復，和其他人扛起阿弟就要阿魯巴，我看他那狂怒的樣子恐怕要玩真的了，雖然我也平常會參與這種遊戲，但是當時我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還算保有一點理智，要是真的受傷的話……

我趕緊阻止了 Q 毛要狠很阿魯巴阿弟的打算，並要阿弟好好道歉：「只是開玩笑而已，你那麼認真幹什麼？還打人啊？快點道歉，道歉完就沒事了啦！」

後來阿弟忿忿地道了歉就跑走了，Q 毛在安撫下也平息了怒氣，畢竟他脾氣雖然兇了點，但也不是個真正的流氓壞人，好好說話總是可以溝通的。

儘管這一次人只是被扛起來，沒有真的阿下去，但是那瞬間它的險惡以及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至今想起來我都還是會感受到當時的驚心動魄。

國一下學期的大隊接力比賽我們班獲得了第二名，是比預期好很多的成績，老師和我們學生都很高興。比賽完之後擔任班長的少爺告訴大家明天中午不用帶便當，他要請大家吃披薩和炸雞，大家都超開心的，還有人大叫班長萬歲，不過少爺卻只是靦腆地笑：「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心意，真的。」

後來我偶然聽見了導師和少爺單獨談話，老師認爲大家都只是學生，少爺雖然家境比較富裕，但是就這樣由他請客好像不太好。少爺沒有辯解什麼，說這是他媽媽的意思，他媽媽說，同學一場互相照顧是應該的，所以他只是照媽媽的話

做。如果不這樣，在他媽媽看來是很失禮的。

老師後來不再多說什麼，只是說很感謝他媽媽和他對班上同學的心意。

我一直對數理科目興致缺缺，自從上了中學，更是覺得所學的數學根本沒有用，偏偏導師又是數學老師，再怎麼討厭數學似乎也很難大刺刺地在課堂上趴桌睡覺，一方面是怎麼顧忌她導師的身分，不過另一方面卻也是因為她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好老師。老師在美國的大學拿到學位，這樣的經歷在國中老師中是滿稀奇的，她之所以選擇在我們這所國中任教，是因為離家近，我們這一帶的生活環境可說是單純舒適，她曾經說對她而言，生活愉快遠比賺大錢更重要。

學歷不是她令人敬重的原因，她令我們這些叛逆小鬼都服氣的是，老師處理同學爭執的態度非常公正，不會特別偏袒成績好的也不會特別偏袒家境好的，就算是少爺做錯事該訓的也不會少。此外她上課時也不是都在講枯燥的數學問題，而是很生動地把生活中的許多狀況，透過一些邏輯思考的方式來檢討，並引伸出一些數學的概念。我還記得她分析過速食店餐點價位的問題，詳細內容我忘記了，只記得老師大概是說經過計算，可以發現點同樣的東西，透過不同的單點和套餐組合，總和價錢竟然會不一樣。

「所以透過數學訓練，我們可以在生活中發現像這樣不合理的地方，如此一來才不會輕易受騙，成爲一個聰明的人。我覺得，這種能力的養成比你們數學考幾分更重要，這也算是我教學的目的了。」那個時候，雖然我還是沒有好好學數學，但是我想我喜歡這個老師，她是個值得尊敬的人。

當年白白瘦瘦的小少爺回來了，我們約在母校的門口見面，看到他沒有人不大呼驚訝的，想不到才經過兩年阿弟不但長高了，而且還健身有成，光看手臂肌肉的有力曲線，就令人說不出話來，這真的是當年被欺負好玩的阿弟？

「哇靠！你是阿弟？」Q毛掩飾不住眼前的景象給他帶來的衝擊。

「不會吧？變超多的耶。」

「是啊，是我，不要懷疑。」他笑了，比以前多了好幾分的自信。

「變帥了喔。」

「沒有啦！」

阿弟提議說要回母校，由於剛好是暑假，學校也沒什麼人，我們一群人逕自回到了校園，走過穿堂、教學大樓，走過操場，一邊走著，一邊聊以往的事。然而說話的幾乎是以前話比較少的阿弟，他細數在哪些地方，曾經發生過哪些事，像是要把大家都帶回過去，帶回他所看見的，屬於他的過去。

「這裡……」我們走到一個走廊轉角，這是一處既開闊又隱密的好地方，可以玩些學校禁止的遊戲，我們還有帶鞭炮到這邊玩過，等爆炸完再急忙閃人。

「我們以前還滿常在這邊玩摔角的，對吧？好懷念啊。」

「是啊，不是在教室就是在這裡。」

「現在你們還有在看摔角嗎？」

「不，看膩了。」幾個人搖搖頭。

「是喔，好可惜。我住的加拿大那邊還可以看現場的，而且電視是和美國同步轉播的喔。欸，我還記得我們以前打架最強的就是Q毛。」

「也還好啦。」

「你還記不記得你有在這裡把我炸彈摔過？在水泥地上直接摔？」

「有嗎？」Q毛頓了一下：「喔，好像有喔。」

「那個時候我的背真的很痛，我都掉眼淚了。」

我們其他人開始覺得有點不舒服，本以為回國的阿弟依然是那個軟弱矮小的阿弟，本來甚至還說好無聊的時候再來阿他一次的，可是他卻變成了一個健壯俊帥的青年，彷彿是變了一個人。他不斷提及一些過去不好的回憶，可是這真的是「過去不好的回憶」嗎？明明幾天前我們在麥當勞聊到這些時，還笑得很開心，明明就是相同的事，可是現在由阿弟冷靜的口吻說出，卻令人不舒服。

「捅爺你以前和我借錢買飲料都沒有還。」阿弟的語氣並沒有什麼怨恨，可是捅爺卻因此沉默了，以前捅爺的確是愛和阿弟借錢，卻從來不還。

我們走到操場，來到一棵普通的榕樹下，阿弟抬頭起來看著它。

我們幾個人坐在樹下，聽阿弟繼續追溯往事，他的語氣實在太平淡了，彷彿一切都發生在一顆遙遠的星球，以致於我們都不知道該有什麼反應。可是確實許多事從他口中說出來，都失去了我們以為它們該有的，青春熱血的感覺。我察覺到Q毛似乎有些被惹毛了，好像隨時都要衝口而出：「啊你現在講這些想怎樣？」雖然阿弟高壯了不少，但若有衝突的話，Q毛的體型還是佔上風的。不過他畢竟沒有發作，我發現他比以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了。

「這樣說你們可能會覺得很噁心，但是我真的很想你們。加拿大其實很無聊，我以前英文又不好，交不到什麼朋友。」阿弟眼光看著操場的另一端：「我一直很懷念以前的事，我們以前都玩在一起，雖然都是玩一些有點暴力的遊戲。像在這棵樹這邊，我們都會到這邊來玩阿魯巴。」

夏天的風吹過，大榕樹的葉子沙沙作響，在阿弟說到停頓的時候，我們幾乎只能聽見這樣的聲音，時起時落彷彿海邊浪潮的聲音。

「不要誤會，我不是回來算舊帳的，算舊帳有什麼意思，我們是朋友啊，我只不過是想和你們一起回憶過去的一切，那對我而言……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就只是回憶，發生過的事情而已，有的很難過，有的很愉快，但都只是以前的事情了。你們今天話好少噢……來談談別人吧？老師呢？畢業之後她也就退休了吧？柚子我記得你和老師還滿好的，還有聯絡嗎？欸，還有你們知道嗎，十三號和李子捷怎麼樣？我也很想念他們兩個人。」

「……很久沒有人有她的消息了吧？」

我們班的十三號同學名叫蔡雅玲，本名很普通，以前我們都叫她小雅，後來每回我們提起她的時候，就改用她的座號十三號來代替。她本來和她的女生朋友

們和我們這一夥的感情還不錯，有時候假日大家會一起出去玩，到不遠的公園烤肉或是去看電影。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她卻被排擠出她原來的圈子，我們男生都覺得有點意外，但是也不能說什麼，女孩子的感情世界對我們而言，大概一輩子都難以理解。總之小雅就此落單了，看她太孤單也滿可憐的，何況本來交情就不壞，所以我們這些男生常會找她說話，或是約她一起去玩。

我們之所以會跟她那麼好，也是因為她長得挺漂亮，鼻子小巧而挺，笑起來有酒窩，皮膚白皙細緻（我們都摸過她的臉，但也就只是摸臉）雖然和比不上號稱班花的小庭，但也算是個美少女了。雖然我當時在裝傻，不過其實打從入學的第一天，同學上台自我介紹時，我就注意到她了。她很愛笑，個性大而化之，和男生打鬧在一起也不會太拘謹，這些都是讓我們都很喜歡和她一起玩的原因，不過，這些我們喜歡她的地方，在其他女生看來，或許就是非常討人厭了吧。

可是後來卻發生了一些事，導致我們和她的相處也變的有些異樣。

似乎是因為Q毛表白想要和她在一起卻被拒絕了，所以開始對她冷言冷語，其他人不知道在想什麼也跟在Q毛後面有樣學樣，表現出我們接納她是一種恩惠，她應該要感激才對的態度，於是小雅在我們這一群中，漸漸有一點變得像阿弟那樣，雖然是朋友，但老是若有若無被欺負。只不過對於小雅大家至少還比較克制，平常最多是在口頭上佔點便宜，看小雅似乎也不太以為意的樣子，我們好像都不會覺得自己對她的態度似乎是有些太過分。

有一次我們在阿魯巴阿弟，阿弟如同往常般尖叫，但因招數實在都玩遍了，大家都意興闌珊，前一次是阿腳踏車輪胎，還有什麼可以阿的？不只是我們這群少年，似乎其他同學也沒什麼興致旁觀，連向來最忠實的觀眾大少爺李子捷這時也低著頭看書，完全沒有看我們一眼。沒有觀眾的阿魯巴簡直是叫人氣餒。

「你們好無聊，都沒有新把戲了？」小雅吐嘈說。

「囉唆啊妳。」

「沒什麼好阿了，不然是要阿妳嗎？」

「好，來啊。」她滿不在乎地挑釁，少爺抬起頭來驚訝地看著我們。

這下可有趣了，我們阿過人柱，還阿過雙人柱，但都是阿男生，女的人柱我們倒還沒有阿過，大概是因為下意識還是覺得不妥吧？想不到這會兒竟然是女生自己直截了當說好，我們愣了一下，接著就樂了：「妳自己說的！」

「我說的啊。」小雅瘋瘋地笑。

阿人柱時要有個人去架住以防柱子跑掉，這次也不例外。囉唆一陣的猜拳之後，才決定出由我去架住小雅，我站在她背後，把手伸入她脅下然後架住，兩個人的身體一前一後靠在一起。

「你不要勃起喔！」她突然說這句話讓我很尷尬，不過其他人都哄笑了。

我發現此時大家又開始圍觀，除了一群女生對小雅「不要臉」的行徑嗤之以鼻而轉頭不看。見到他一副很想加入遊戲的樣子，我問少爺要不要也過來幫忙阿，他先是說不要，不過後來卻被捅爺他們慫恿：「啊想來就來啦！」終於還是加入了阿人的行列，大家準備就緒了，阿弟照例被扛起來。

「這次阿弟要轉大人了！」

「他都還不會打手槍耶，這樣會不會對他太刺激了？」

「這麼可憐喔，讓我們把你變成真男人！」

「去死啦！」

「好啦！要去了喔！」他們就要朝小雅的身體衝撞過來了，我用不會弄痛她的力氣架緊小雅，下身頂在她有彈性的屁股後面。

「去了！」阿弟的雙腿被打的大開，下體就撞在小雅的腹部，第一次下來小雅和阿弟都哀叫了一聲，大家笑得樂不可支，衝擊力透過小雅的身體也傳到了我身上，小雅柔軟的身體衝撞著我。

「放我下來啦！」阿弟大叫，「我都不怕了你怕什麼？來啊？」想不到小雅持續挑釁，大家更樂了，一次又一次地阿這個柔軟的人柱，姿勢漸漸不像阿魯巴，配合撞擊的節奏感，反而像是交媾了，有人在一旁罵我們噁心下流，小雅開始學A片那樣假裝呻吟，只不過故意學得很假很好笑，可我終於還是勃起了，就頂在她柔軟緊實的屁股後面。阿魯巴阿弟的那些人越來越用力，阿弟大聲叫痛：「痛……太大力了啦！放我下來啦！」「一、二、一、二、一、二……」「啊……再來啊……」「這次真的好痛喔！」「哈哈……」

最後他們把阿弟舉的更高，讓阿弟的胯下磨蹭小雅的胸口，女生全部都看不下去了，男生卻全都異常興奮，小雅也配合地哀哼，直到阿弟被玩累了的眾人丟在地上，我也才放開小雅。她笑著接受大家對她很敢玩的稱讚，然後轉過身來朝向我，俏臉上還是掛著那令人心動的笑容，像是只要跟我要說什麼話。

「你們全部都很下流。」

「十三號沒有去考高中，好像也搬家了。」

「是噢，你們沒有人和她有聯絡了嗎？」

「有聽說她在酒店當小姐，不過後來發現那是假的。」

「所以也就是還是沒有人知道她現在如何囉。」

「算是吧。都畢業這麼久了。」

「李子捷呢？」

「他不是也去了加拿大？還是美國？」

「不是吧？怎麼可能啊？」

出手闊綽，家境富裕的大少爺李子捷，在我們國二的那年離開了我們班。

在那之前，我曾經受邀請到他家玩，那真是相當氣派的豪宅，實際大小不知道，但是百坪是肯定有的。他家有當時所有最新的電玩主機，P S還有兩台，據說是爲了招待朋友來玩特地買的。正如妓杯當初和我說的，他媽媽身上時尚典雅的衣著一眼就看的出來和一般婦女不同，這就是所謂的上流階層吧？少爺的媽媽很好客，不但午餐請了我們很好吃的千層麵，在我們要離開回家時，還一個人給

了五百塊的紅包，說是一點小小的零用錢，讓我們拿去玩。

在事件爆發之前一個月，我很衰地出了車禍，一隻手被上石膏並用三角巾吊起來，行動非常不方便，朋友要玩什麼我幾乎只能坐在旁邊看。國二下學期之後我們已經很少玩阿魯巴，最主要的原因是真的玩膩了，而且大考沉重的氣氛緊迫而來，連我們這些不算用功的學生也都警覺到，再把時間用在阿魯巴這種無聊的活動上，似乎越來越沒有意義。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也只是把時間浪費在網路遊戲之類其他沒意義的事情上罷了。

偏巧又逢良辰吉日，阿弟的生日到了，不做些什麼好像也不大對。

「生日快樂！」我們這群朋友損歸損，還是很夠義氣，自以為聰明的集資買了對國中生而言並不便宜的增高維他命送給阿弟。他看起來很高興，妓杯捅爺Q毛這三個傢伙相視一笑，下一瞬間——阿弟又如他自己所熟悉的——被人扛起來在榕樹前，準備要阿魯巴了。我因為暫時殘廢，只能坐在操場的另一邊。

「阿弟又要被阿了。」少爺在我旁邊坐下，我們不特別熟，但還算有話談。

「他們玩不膩啊。」我和柚子算是最早厭倦阿魯巴的人。

「因為很好玩吧？」

「再怎麼好玩也是會膩啊，而且好玩也只是阿人的在好玩。」

「哈，所以你會覺得阿弟很可憐嗎？」少爺笑問。

「不知道，那傢伙很奇怪。」我說：「他一點也不像個男的。」

「是喔。」李子捷不置可否，我們兩個人靜默地看著阿弟被行刑。那個時候的小雅幾乎和我們沒什麼交集了，她孤獨地活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和女孩子往來，也不和我們往來。她最常說話的對象似乎變成了阿弟，但是她們之間的談話大概也只侷限在借作業來抄、明天會不會考試之類的瑣事。我曾試圖和她攀談說些什麼話，但是她愛理不理的態度，最後還是讓我放棄了。

「我記得，你好像也被阿過吧？」少爺說，同時阿弟在榕樹邊哀哀叫。

「是啊，超痛的，怎麼了？」說到阿魯巴，我還是習慣在用詞上刻意誇大。

「嗯……被阿的人應該很不舒服喔？」

「沒有人會想要被阿魯巴。」我說，腦子正常的男人都不會。

「嗯，可是，」少爺只是目不轉睛地看著正被凌辱的阿弟，似乎都看到出神了，以至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對我說話，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阿弟好不容易被眾人放下來，但是少爺依舊凝視那棵榕樹，樹下人群都散了的榕樹。

「我想要被阿。」少爺對遠方的榕樹，幽緩出神地說。

國二下的期末考前發生了誰也想像不到的震撼全校的大事件。

我們班、我們老師、李子捷的媽媽和 Paul，都登上新聞版面。

「冒充東芝台灣區負責人之女，李姓女子涉嫌勸誘投資詐財逾上億」

新聞記者包圍了校門口，訓育組長焦頭爛額地應付如狼似虎的記者們，儘管

校方再三叮囑學生不准擅自接受訪問，但還是有別班的同學煞有其事的在鏡頭前描述李子捷在學校有多囂張狂妄。至於我們班的同學，與其說是感到受騙了，不如說是連日來還處在極度震驚之後，腦子無法運作的巨大空白。

小學校慶晚會的煙火、勞斯萊斯、專屬司機、隨身保鏢、兩台P S，200萬畫素照相手機、披薩炸雞、寶礦力水得、超好吃的千層麵、上百坪的豪宅、五百塊的零用錢，日本大企業台灣分公司老闆最寵愛的外孫……

一瞬間我們全被告知，這些都是假的，都是詐騙來的。

看了新聞我們才知道，早在李子捷在唸國小時，他媽媽和 Paul 就開始行騙，一身奢華的行頭幾乎不會使人起疑，加上他們所冒充的人物本身相當低調，自己根本也不知道身分遭冒用。李子捷的媽媽和 Paul 的犯罪模式是利用李子捷在校，先取得師長、其他家長和這些人親友的信任，再誘騙他們投資不存在的公司，藉此詐騙取財，詐騙所得的金錢幾乎都投入在他們奢華的生活，這又更讓別人誤以為她真的是財力雄厚的東芝台灣分公司負責人之女。

最令我們失望的是，受害者名單中赫然出現了我們導師的名字，也正因為她是李子捷的導師，不只一家的報紙還特別集中報導。

原來老師私底下有替李子捷上家教，因此常常出入李家，和他母親的關係良好，也才落入詐騙陷阱。老師自己被騙，卻深信李子捷的媽媽所說的投資計畫是值得的，把開工廠的爸爸也找來投資，結果老師一家總共被詐騙的金額，幾乎只比另外一個經營建設公司的學生家長少。看到這段新聞，再看到憔悴地來學校上課，閉口不提李子捷的老師，我不知道該有什麼感想，只是覺得難過。

在媽媽和他叫叔叔的 Paul 被起訴後，李子捷也就這樣從我們班上消失。

「還很會說笑話呢。」班上出現批評他的聲音，有人說他是個騙子，他和善待人、認真唸書、熱心公益裝出來的好學生形象，全都只是為了取信他人，以方便他惡劣的母親騙錢。這些人有的在事件爆發前還和李子捷很要好，但是現在卻罵的比誰都大聲。反倒是從前一直不喜歡李子捷的Q毛，在這件事爆發後，不但沒有再批評李子捷，還會要亂罵的人閉嘴。

富家少爺的李子捷，本來就像個傳說人物。

在他消失之後，就真的變成我們回憶中的傳說了。

Q毛、妓杯、捅爺先走，後來柚子也走了，只剩下我和從加拿大回來的阿弟。以前他和我並不算是最好的，但接近黃昏的此刻，彼此作伴的卻是我們兩個。

他去年在加拿大交了一個新加坡移民的女友，說著並秀出了照片，照片中穿著無袖背心的女孩子不能說特別漂亮，但是眼神、嘴唇、胸圍、以及赤裸的手臂，都散發出特別強烈的吸引力，看了這照片就知道，阿弟已經轉大人了。

「算是我的第一個女朋友吧，不過在我回來之前就分了。」

「是喔，你還會想念她嗎？」

「我是個很念舊的人，」阿弟望著被落日染成了一片橙黃色的天空。

「但真要說，我最懷念的女孩子還是小雅。」

「喔？」

「我真的……很想念她。」

我們在操場的角落坐下，遠方的地平線剩下最後一抹的殘光，操場上還有兩個人在慢跑，遠遠看來只是兩條影子。阿弟告訴我，我們阿十三號那次模仿交媾動作太激烈，撞傷他一邊睪丸，所幸治療後醫生說沒有大礙。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從此他自慰或是和別人上床，那一邊還是會隱隱作痛。

「那是十二月的傍晚，和現在差不多時間，不過天黑的比較早。我坐在操場邊看田徑隊練習，也不是特別想看，只不過就是剛好走到這裡。我看著田徑隊的學長在跑道上練習，練跨欄的就像電視裡的羚羊一樣，很敏捷，也很有力量。我一直在這兒看著，到天色完全黑了，沒有照明的操場上只剩下教練粗啞的吼叫和跑動的黑影子，那些都是田徑隊員的身影，都變成黑色的了。」

「看著那些黑影子，我突然感到很無助，很孤獨，我一直覺得孤獨很像無藥可救的病，甚至那是天生的，好像我就是帶著這種病來到世界上，當時我軟弱的又想要哭了，可是我沒有，我忍住了。雖然我以前真的很沒用，但是其實我一直有在努力，我努力地使自己不要爲了這種沒來由的事情哭。」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走近我，我看清楚那是小雅。正急急忙忙要和她打招呼時，她卻要我安靜。然後她蹲在我面前，一語不發地拉開我的制服褲拉鍊，然後把我小小的下面掏出來，溫柔地撫摸。她輕輕地觸摸這塊曾經撞過她身體，長相醜陋的我的下面，看著我要我不要出聲，在寒冷的夜晚我縮緊了身子，但下面卻好熱，而且變得脹大，她的手套住我的下面，一上一下地開始套弄，她的手很暖和，像是所有冬天裡最溫暖的地方，又被我分泌出來的液體給潤滑了，變的濡濕溫暖，細滑的手掌讓我想像到……噢，這就是小雅的……」

「她一直套弄，有時候會抬起頭對我微笑。我不能想什麼，既不想鼓勵她弄下去也不想阻止她，但是我想我覺得這樣很好，感覺很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早在期待這一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早有預感會有這一天，我也不知道小雅在想什麼，她是個……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女孩。她的手的觸感比蠶絲更要柔軟也令人愉悅，可是在那小手的撫弄下我卻不斷猛烈顫抖，她的手就像這樣，太溫柔太溫柔地包住我的下面……酥麻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最後我忍不住了，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在黑暗的太空中遙遠的什麼星球要爆炸了……要……」

就在這個地方，我們所坐著的此地，夜空已經完全死滅了，星星與月亮的光芒只是微弱地在陳述這件事實。就在這個地方，小雅和阿弟所在的此地，阿弟的第一次射精就在這兒，在她的手裡，小雅溫暖濡濕的手掌裡。

直到結束，小雅一句話也沒有對阿弟說，在高潮餘韻的阿弟面前，她伸出粉紅色的舌尖舔舐掌中的黏稠液體，像個淫蕩的女人，但在阿弟眼中，這卻比什麼都聖潔。在那瞬間他痛哭出來，但不是由於之前那淺薄的寂寞感，是更深刻的，

深藏在男孩心沼底下最幽暗的悲傷與喜悅。是這個女孩，他將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將他從瘡痍地獄中拯救出來的女孩，她是他的瑪麗亞，她的手掌是奇蹟。

「不知道李子捷現在過的怎樣了。」
我搖搖頭，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後來李子捷的媽媽被判處五年的徒刑，沒有人知道李子捷是共犯，還是也只是自己母親欺騙的對象，本案關於李子捷的部份，由於是未成年人，基於法律不得公開。我始終沒有對任何人說過當年那個孤獨的大少爺他可笑的願望，青春期男孩隨口說說的蠢話可能無法和曝光的詐騙陰謀相比，但是關於少爺，關於李子捷，這句話我卻記得比什麼都清楚。那彷彿是一種渴望脫出交織謊言的呼喊，只是沒有人回應他，包括我在內，沒有人回應他。

我看著已然變了個人的阿弟，我看著他，想念起消失了的李子捷。